

萧乾

负笈剑桥



肩
笑
魚
橋

蕭
乾

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

责任编辑：秦人路

封面设计：庄 凌

封面题字：张充和

负笈剑桥 萧 乾

FUJI JIANQIAO

出版发行：生活·读书·新知 三联书店

北京朝阳门内大街166号

经销：新 华 书 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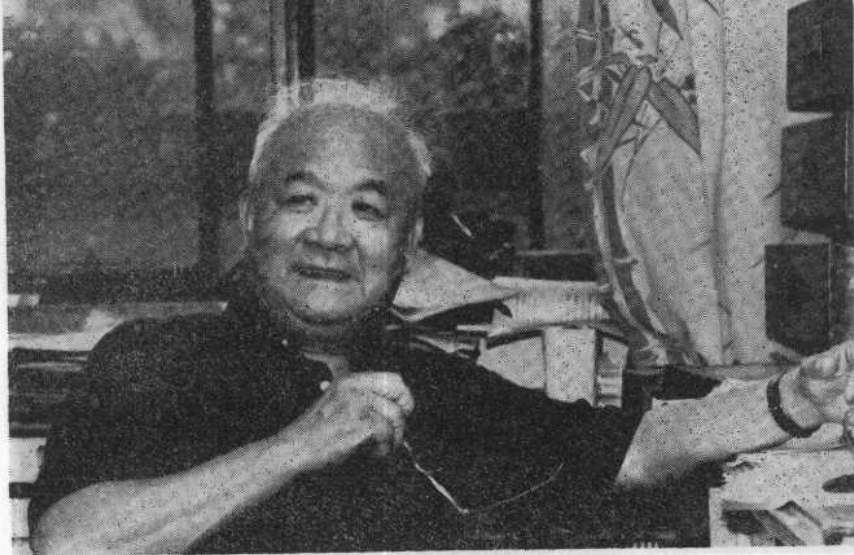
印刷：北 京 新 华 印 刷 厂

787×1092毫米32开本 14印张 221,000字

1987年10月第1版 1987年10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数 0,001—5,000

书号10002·102 定价2.70元



一九八五年春作者摄于寓所



一九八五年与巴金

一九八六年五月与冰心



一九八六年五月与冰心



一九八四年秋与文洁若在剑桥

DE73/20

目 录

改正之后(代序)	i
----------------	---

——一个老知识分子的心境素描

—

我的启蒙老师杨振声	33
一代才女林徽因	43
鸡博士许志俭	58
悼健吾	79

〔附〕 健吾遗书

哭亡友曹维廉	84
我的两位老师	88
从斯诺的一生看新闻记者的素质	92
海伦·斯诺在回忆	113
海伦·斯诺近状(电话访问)	128
北欧的斯诺	134
“天鹅绒”	142

达豪余生	150
哈谢克和他的《好兵帅克》	163
三位美国少数民族女作家	172
——中美作家会见侧记	

二

北京城杂忆	177
一 市与城	177
二 京白	179
三 吆喝	183
四 昨天	188
五 行当	192
六 方便	196
七 布局和街名	199
八 花灯	202
九 游乐街	204
十 市格	207
〔附〕冰心：读了《北京城杂忆》	
《杂忆》的原旨	213
一个北京人的呼吁	217
一 文明始自安全	217
二 文明小议	219

三 向城市建设部门进三言·····	221
四 漫谈自选市场·····	225
五 文化夜市好·····	226
六 泡·····	227
七 我总算有了间书斋·····	230

三

负笈剑桥·····	233
欧行冥想录·····	251
一 久违了，欧洲！·····	251
二 “永志不忘”之一·····	252
三 “永志不忘”之二·····	254
四 人与自然·····	256
五 文明之道·····	259
六 两个挂钩，一种作用·····	262
七 旅游心理学·····	264
北欧来鸿·····	268
欧战杂忆·····	275
一 乐极生悲·····	276
二 棋子·····	277
三 海员·····	279
四 旅途·····	281

五 身份	283
六 配给	286
七 轰炸	288
八 友情	291
九 战时广播	294
十 亡不了	296
和平需要远见	299

四

《一个孩子的诗园》引起的通信	305
〔附〕 屠岸同志复信	
读《贞女》致古华同志信	317
〔附〕 古华同志复信	
新作偶议	326
一 《春儿姑娘》	326
二 石萍为什么会变成这种人?	329
——《夫妇》读后给孟伟哉同志信	
三 看了《夏天的经历》之后	332
四 看《运河人》想到的	334
五 聂华苓的历史感	336
——《千山外，水长流》读后	
一叶知春	340

——读《张辛欣小说集》有感	
遥寄狮岛	350
——为新加坡女作者刘培芳的散文 集《我心深处》而作	
饶有情趣的文学交流	356
关于散文	361
一 基本功	361
二 几点希望	364
三 小议出题征文	366
漫谈种种	368
一 读书	368
二 解冻	371
三 “我”与“我们”	375
〔附〕 谢云：“我们”又怎样?!	
四 标尺单一化	379
五 出版杂议	381
六 多元化开花结了果	384
——全国书展巡礼	
七 这个姻缘不能断	387
——关于新闻与文艺	
八 这个词用错了	389
〔附〕 范荣康：萧乾的幽默和	

我的不幽默

九 评书的艺术.....	392
十 文学翻译.....	396
皆大欢喜	400
——为作家协会现代文学馆而作	
在歌声中回忆	405
关键在于信念.....	431
——在全国政协“双百”方针座谈会上 的发言	

改正之后(代序)

——一个老知识分子的心境素描

一 解 冻

象过去几年这么平静、安定的日子，真是很久没过到了。当然，一二级偏北风或小雨雪仍时有出现。大气层在运动，天候怎能没点变化！好几回，周围一些高度敏感的小气象台都报起警来，说天空有几块乌云，龙王的胡子又翘起来了；从迹象看，联系到往日的规律，那种闹得天翻地覆的龙卷风又将刮来了。然而转眼之间，吹来的却是沁人心脾的微风。跟着，天放晴了。然而龙卷风袭来的可能却仍不能排除。

我的童年是在内战频仍、虎狼当道的旧中国度过的。除了贫困、饥饿，还得当侦缉队的猎物。青年时期很长一段日子都没能摆脱战争：逃了日本炸弹又跑去躲希特勒的。进入中年，天亮了。最初几年颇有些

大风大浪，但始终没袭击到自己头上。但是回想起来，那阵子始终觉得“不服水土”，可又没认真去“服”。于是，大风浪终于朝我刮来，而且一下子就把我卷入深渊。

七七至七八年间，到处流传着烟台或青岛会议的消息，说“右派”要改正了，我的反应是麻木的。这，当时同我在一个房间工作的刘宾雁最清楚。那时，他就象一名赛前的跑将，准备哨子一吹，就撒鸭子。我则早已给自己下了“此生休矣”的结论。对于我那顶后来变为隐形的帽子能不能真正摘掉，我关心得并不急切。那似乎很遥远，飘忽不定。我对解决住房问题倒更热中些。

是不是完全无所谓呢？那么说可也不合事实。在我的心坎上，最难拭去的要算这件事了。政治身份下跌后的那番炎凉，要比家道中衰可怕多了。六一年回到北京，我住的那个大杂院里，有个曾因“破鞋”案被拘留过的女人。一天，她在南屋拍打孩子，声音却冲进我住的东屋里来：“小兔崽子，长大了你当什么都可以，可就别当右派！”我没得过麻风病，但那段日子里，我充分体会到了那种人下人或等外人的味道。

自从六六年八月被赶出自己好不容易经营起来的那个小院子以后，我们一家就流离失所了。七一年在

咸宁干校办退休，表格填好，半身照片还是请人临时在猪圈前拍的。可是当北京民政局发觉我在偌大的北京城，竟连一张单人床的位置也不称时，就拒绝接受了。

这当儿，一位老友又好心地透露给我一个不祥而可靠的消息：由于那顶隐形帽，我只配到山沟里去退休。这下，连一直镇定着的洁若也着起慌来。她那时还在咸宁，生怕回不了北京。为了不再继续牵累全家，我立刻给上级打了个报告，保证：“尽管我是北京土生土长的，尽管在干校因双抢得了冠心病，只要能让文洁若和孩子们回北京，我甘愿去任何僻远山乡退休，了此一生。立此为据，决不反悔。”

然而连猫狗还恋窝呢！七三年，我以看望孩子为名，溜回了北京。逢到房管所接待日，我必老早赶到，同许许多多困难户挤在一条长凳上。一屁股一屁股地往前挪，死磨活磨，居然感动了房管人员。他们说：“你当小工，我们来义务劳动。”那是三伏天。我在街心和泥兼递砖，他俩掌起瓦刀。我们硬是把东北城一家的八米门洞从两头堵死，一头安个门，一头留个洞当窗户。一家四口就这样谋到个栖身之所。

万也没料到：窗下那个下水道原来早已成为院中几十口子的尿池了。夏天，窗子连个缝儿也不敢开，

屋里还是臊气烘烘的。怎么向院里央求也不成——当然，由于堵了门洞，我们早已犯了众怒；有一家还故意倒上几截屎橛子。

这里，老友荒芜、徐盈和韦芜不时光顾，还接待过不速之客：陈翰笙、翁独健和潘家洵三位先辈曾先后突然光临。当时，我是既感动又狼狈。一天，歌词家乔羽写信说，要同欧阳山尊来看我。我赶忙回他一信说，两位一道来，寒舍（这可不是谦辞）实在坐不开。那天乔羽走进后，我现把系在顶棚上的小藤椅落下来给他坐。上初中的儿子又正在家中唯一的双屉小桌上做功课，我只好把他赶到五中教室去。

七八年，几位同命运的朋友如陈涌曾来劝我写个状子，翻翻案，我都说“不”。我最渴望的还是有个能正常生活和工作的窝。

最近，《光明日报》两次来信催我参加征文，谈谈“我的书斋”。我那几百字一定大煞风趣。今天我确实有了个书斋，然而我不能忘记还有很多人象我们当年那样挤在斗室里睡双层床哪。所以文末我写的是：愿天下有情人皆成眷属，愿从事写作的，都能有间工作室。到那时我再来谈我那书斋里的陈设。

然而，我就是在那张一家合用的双屉桌上重新拿起笔来的。

七八年春天，邹诗人荻帆代表《世界文学》来向我约稿了。事情可新鲜得让我不知所措。在那之前没多久，我曾写信给出版社外文部的负责人，自告奋勇要求帮助整理一下资料，连个回信也没收到。怎么我突然又成了组稿对象呢？

我开始相信宾雁几次悄悄告诉我的形势好转的话了。然而译什么呢？书，统统没有了，桌子上只摆着潘家洵先生前些日子退还给我的《培尔·金特》英译本。于是，孩子一睡，我就占据起那张小桌，开了工。

这出戏还是四四年在伦敦看过的呢。经历了一场“文革”风暴，我对剧中那些人物似乎更熟稔了。它使我回想起许多不久前的人和事。译到“当狼群在外边狂嚎时，最保险是跟着它们一起嚎”处，突然，几年来那一墙墙的“大批判栏”在我眼前出现了。我觉得一百多年前，易卜生好象就是针对本世纪六、七十年代的中国写的这出戏。不管我的译笔多么拙劣，我是对原作怀着无限共鸣来译它的。

紧接着，《新文学史料》编者黄沫（五十年代在《文艺报》我们曾共过事）也向我约稿了。他说，在文艺圈子里，你转了那么多年，三十年代又在津、沪、港编过刊物，肚子里总挖得出点史料吧。这回的挑战更厉

害了。搞翻译，特别是译古典作品，什么罪名都有洋人古人担当。写东西，要是出了岔子，可就得自家兜着了。然而在挑战面前，我还是不甘打退堂鼓。我想，找个保险的题目写吧。斯诺最好——因为他上过天安门。

文章刊出后，有些朋友看到了我这木乃伊居然又动弹起来，就纷纷来信祝贺。我明白，他们祝贺的不是文章本身，而是我又重新拿起了笔。可我一生的畏友巴金却来信责备说，那不是你的文笔。对我来说，那当然是个不小的震动。我开始发愁：写作的权利是恢复了，可我还能象以前那样写吗？我开始懂得，外部还好解冻（虽然也并非轻而易举），个人内心就更加困难了。

这六年可以说就是我主观的解冻过程。我满以为都融化开了。最近，邵燕祥却在我的一篇小文里又发现了冰碴。^①

二 痛定思痛

这些年来，最常出现在脑际的一个念头是：倘若自五十年代起就一直是这么搞法，即是说，从实际出

① 见本书《漫谈种种·解冻》一文。